

茶馆

CHAGUAN

拜谒子张

万以学



春天来了。摄影 苗青

风又起时思如潮

亚子

后,着急忙慌回去,特别是张老伯,时刻惦念着地里的庄稼。

我最后一次见到张老伯,是我和张老伯见面的次数不是很多。他的二儿媳是我的妹妹。

张老伯走了,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天还没有亮。

《时间之书》里有这样一句话:“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

张老伯是把种地的好手,对他来说,土地就像自己的孩子。

我的妹夫在家排行老二,我们都定居在省城,住在同一个小区。

张老伯教育却毫不吝嗇。没有房,算是比较励志。

张老伯大字不识几个,对于子女的教育却毫不吝嗇。

张老伯教育却毫不吝嗇。没有房,算是比较励志。

张老伯教育却毫不吝嗇。没有房,算是比较励志。

张老伯教育却毫不吝嗇。没有房,算是比较励志。

张老伯教育却毫不吝嗇。没有房,算是比较励志。

张老伯教育却毫不吝嗇。没有房,算是比较励志。

事实上的公建了。据说,过去子张祠堂这里,一年春秋两次祭拜。

中国宗族制度,追根溯源,源自儒家倡导。宗族以血缘为纽带,通过修谱、建祠、祭祀、团拜等活动。

我自测了一下,这学田村与徐楼村,虽属两个乡,但直线距离似乎并不远。

子张墓地与颍孙家族居住地分离,没有影响“子张故里”的地名头衔使用。

子张墓地与颍孙家族居住地分离,没有影响“子张故里”的地名头衔使用。

子张墓地与颍孙家族居住地分离,没有影响“子张故里”的地名头衔使用。

子张墓地与颍孙家族居住地分离,没有影响“子张故里”的地名头衔使用。

子张墓地与颍孙家族居住地分离,没有影响“子张故里”的地名头衔使用。

子张墓地与颍孙家族居住地分离,没有影响“子张故里”的地名头衔使用。

子张墓地与颍孙家族居住地分离,没有影响“子张故里”的地名头衔使用。

子张墓地与颍孙家族居住地分离,没有影响“子张故里”的地名头衔使用。

子张墓地与颍孙家族居住地分离,没有影响“子张故里”的地名头衔使用。

地,则是肯定无疑的。子张的生平事迹不详。但其特立独行的风格极其鲜明。

当然,子张的名气是依附在孔子身上的。《论语》中有他与孔子的十多段对话,其实也不是对话,而是问答。

但这不妨碍我们欣赏子张,并把他视为安徽的名人。仅从《论语》看,我们可以得知,子张是与孔子走得最近的学生之一。

不远处,是一溜青砖砌的带檐的围墙。近看,立着两块碑,一块上书安徽省人民政府立“安徽首文物保护单位——颍孙子张墓”。

围墙内是两个新起的大坟堆,坟堆上长满杂草,四周种了稀稀拉拉的黄豆。

出了墓园,问刘屯在哪,他们把手一挥,我目力所及,并没见到村庄,只是绵绵的玉米地和高高的杨树。

所谓学田,是过去朝廷为鼓励办学所划拨的土地。这块土地免征官税,不纳皇粮,田地收入供子张读书之用,故称学田地。

据说,子张以下,颍孙家族至今海内外有十万之众。算起来,其繁衍的直系子孙已有78代了。

我们经过朔里煤矿和朔里镇,看见公路中悬着一横幅:“子张故里欢迎您。”

正是颍孙明勤。颍孙是个近七十的老汉,精神矍铄。虽然显得黑瘦,但一眼看去,就是个

识字断文的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我们下车,他便引着我们去村口,村口竖着块“子张故里”的石碑。

村口似乎要建文化广场,还在建设中。颍孙指着一块也是刚立的石碑说:这里是祭田村的核心,书圣府旧址所在地。

村口似乎要建文化广场,还在建设中。颍孙指着一块也是刚立的石碑说:这里是祭田村的核心,书圣府旧址所在地。

(上)

有机缘到淮北,便想去拜谒子张。我对子张没什么研究。过去读《论语》,知道子张被提及多次,但并未特别关注他。

我仿佛掉进了绿意蒸腾的海洋。正是七月末,已经进入中伏,大热天气。这季节也正是各类植物疯长的时候。

不远外,是一溜青砖砌的带檐的围墙。近看,立着两块碑,一块上书安徽省人民政府立“安徽首文物保护单位——颍孙子张墓”。

二月的表白

李世剑

等你 风儿站在河边 投下一个眼色 河心泛起醉人的酒窝 惊起河边的柳丝 纷纷举起秀丽的木梳

等你 鸟儿扑闪着翅膀 不断的开怀大笑 想和你共同推开春天的 轻轻梳理着羽毛 久久地等了一个冬天

等你 翠绿的麦苗含着喜泪 窜起盼望的眉梢 伴着迎春的黄花 不由自主地蹦出一句 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春装

来吧 看看我们新新的婚房 高高挂起的灯笼 诗与远方的春联 那些年远方的微笑 竖起耳朵等着你来快品尝

来吧 听听乡村振奋的喇叭 和那些伴唱的鸡鸣 会激起你热烈的心房 大踏步的走向理想的村庄

来吧 乡村的大舞台等你来歌唱 家乡的沟河鱼塘等待你梳妆 新屋里添一个新时代的新娘 我们共同打理五谷丰登 我们共同担起国强民强